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薊素秋

薊素秋，駕湖人。少失怙恃，依粵商以資衣食，其姨固粵人姬也，寄居上海北門外蕩溝橋側。年甫及笄，姿態妍麗，風神蕩逸，有過而見之者，輒以尤物目之。所居茅屋五楹，外則圍以槿籬，雜植花卉，叢篁幽篁，六月生寒。粵人恒往漢口買茶，家居時少。女晨起，必採花於籬畔。相距數百武有西人舍曰墨海，西人所設印書局也，編竹代垣，栽花築架，略具園圃間風景。有玉無玷者，固一時名下士。以家貧，授西人書自給，每日早暮，必過女居。一日，秋深葉落，晷眼稍疏。偶經籬外，忽覺鬢影花香，近在咫尺。探首微窺之，則女方在木樨花下，攘皓腕，露纖手，攀條使下，欲折躊躇，其一種媚之態，有足令人迴腸蕩魄。生不禁神往，微吟東城「天涯何處無芳草」之詞，徘徊獨立。女聞人聲，四顧流盼，急於桂花枝上取白團扇，自障其面，舉步入內。生遙望之，惟見羅裙■地，繡履印泥，隱約可辨而已。既歸寓齋，漫作數字，搓之成團，投於女昨所立處。女雖秀外慧中，而出自小家，未親書史，近以習粵謳，略涉「之」「無」而已。於窗中見生過，擲一紙團，即往拾之，略一展閱，不解所謂。因衛生輕薄，思小報之。適戚串祁生從李來，亦庠序士也，呼姨為姥，與女為中表姊妹行。因話來此遍遊茗寮書寓，頗得好楹聯，如「願天下有情人成了眷屬；是前生注定事莫錯過姻緣」，「把往事今朝重提起；破工夫明日早些來」，皆堪傳誦。女亦贊佳，出素紙請書之。更以生所書者，讀一過，其詞云：

樹懸團扇白，花襯弓鞋紅；

弓鞋不沾土，團扇可遮風。

美人回盼若有意，摘花簪發何匆匆！

一花落地待郎拾，願郎持入懷袖中。

祁為代解其意，並詢所得。女曰：「久夾在亂書堆中。因愛其句，故留之耳。」祁曰：「竊未見妙。」女偶於薄暮見生獨過，以小彈弓射紙團出籬外，適中生胸，蓋即祁生所書二楹聯也。生初驚甚，拾視之，甚喜，謂女情屬於己，以此作幽期密約也。顧室四週皆叢塚，曠野荒郊，行人絕跡，宵深漏永，惟有飛磷上下而已。生素膽怯，至此亦不能顧。夜飯既罷，獨造其室，屏息立於門外。時月黑星微，蟲聲唧唧，尖風刺骨，肌寒生粟。三更向盡，消息杳然，意女事或中阻，不克踐言，舉步將回。忽聞雙扉呀然半開，籬畔燈光，自短窗射出。側身竟入，不見一人。知紫櫻花下為女臥室，急趨就之。伏窗而窺，則女正支頤斜坐，若有所思。生於外彈指者三，聊以示意。驀有一物罩其首，糞穢狼藉，淋漓體。生知有變，踉蹌遽奔。歸寓諱言黑夜失足墮糞窖中，屢經澡濯，猶有餘臭，嗣後不敢問津。偶見女，俯首疾趨而過，女反注視之，嫣然一笑。

旋滬上土木大興，女亦轉徙他去。生以避亂，浮海至粵，聞珠江名勝，即往訪之。問柳尋花，了無當意。偶偕二三良友掉小舫溯洄水次，經潘氏廢園，淒涼滿目，散步河，見垂楊影裡斜露板扉，有一女子亭亭玉立，淡妝素抹，神韻不可一世；旁侍一婢，發僅垂髻。注目審睇，則駕湖女子也。方訝其何得來此，女見生，亦復似曾相識。正踟躕間，聞門內有呼女入者，女闔扉逕去。其地榕陰糾蔓，樹蔭扶疏，竹籬四圍，板橋一曲，殊有村落間意。生即取牆上白墜題□六字於門曰：「清颯至，晚蟬微鳴。美人一笑，小橋前橫。」未署戟門掛客玉無玷書。放湍歸，亦不以為意。閱半月，華林寺僧勤安設伊蒲饌，特招生往。生遍歷禪堂佛閣，觀五百尊莊嚴羅漢。忽有一婦，年四□許，不作粵東裝束，自外人，拈香禮佛，繞至生旁，口操滬音詰生曰：「子非玉郎乎？何故殺我女？」生突聞此言，錯愕不知所對。蓋前日女自絕生後，心亦悔之。又物色風塵中，無有如生之風流瀟灑者，因思生若未娶，則終身之托，惟生可屬；既蒙愛慕，事必得諧。方欲倩人謝過，代為挽回，不意緒寇南下，江浙淪隱，擊鼓喧天，烽煙遍地，粵人倉皇挈眷還鄉。女以未有所歸，隨之俱南，然非其所願也。時出生詩，臨風展閱，刺繡之暇，兼習詠吟，每遇文人，執經問難，久之，識字甚多，每恨不得風雅如生者委身事之，永侍巾櫛，以此對月長吁，看花竊歎，時時縈之於夢寐間。是日見生，深喜逾望，及睹門上字，方知生姓氏，觸舊愁，黯然而病，夢中恒作囁語，或哭，或歌，或長呼玉郎，不復納粒。延醫視之，曰：「此心疾也，非藥石所能治。苟得上人來，自霍然愈矣。」

女姨略稔顏末，頗識生，頗莫知生之居止。詢諸人，莫詳蹤跡。詣寺求禳，適與生遇，立挽生袖，促生臨其家，曰：「君殺之，君必能生之。」生初不解其故，備問前後景況，乃始恍然。謂嫗曰：「實相告，余已有家；若女肯為室，乃可相就。山荊甚賢，決不生妒。煩求倉庚也。」婦曰：「今亦急，何能擇。倘入門後能以姊妹相呼，當無不可。」生許之，隨婦詣其家。室宇精潔，花木蕭疏，庭內疊石鑿池，頗覺不俗。嫗先禱香於鼎，熾炭於爐，然後延生入視。但見女偃臥繡衾中，面內向，氣息僅屬。婦俯耳呼之曰：「玉郎至矣！」良久，聞微應曰：「從何處覓渠來？必誑我也。」婦笑曰：「現坐於牀側者，非玉郎耶？請親與之言。」女乃轉身向外，略一啟眸，旋又聞淚潸潸下墮如縷縷，如珠穿。生欲思勸慰之，不能作一語。女旋探胸際，出一紙裹攜生懷，即生前詩也。生前執女手，纖削如春蔥，絕無病狀。謂女曰：「深情早篆心中。玉體稍痊，當即親遣雲來迓。此時千萬珍重！」女紅暈於頰，不措一詞，相對粲然，兩心允洽。久之，生辭出，即以朱提兩笏為聘金，擇吉行禮，備極豐盛，一切皆如娶正室儀。

生自得女，新婚燕爾之歡，不問可知。居半年，生家中催歸符至，女亦思還故鄉。生曰：「丑媳必歸見翁嫗。『客行雖雲樂，不如早回家。』久羈於外，非計也。」取道韶關，由庾嶺而下。適當冬初，萬梅花放，如行香雪海中。女亟稱妙，謂神仙無此清景也。每逢勝地，必有詩篇。途間與女倡和，頗不寂寞。歸家，生以情直告妻。妻曰：「吾正思得一閩中良友，今有此佳伴侶，雖親姊妹不啻也。」既見女，益愛其美，曰：「我見猶憐，何怪狂奴！」由是出入必偕，衣履皆易著，無區別。生妻年雖稍長，而丰韻猶饒，工刺繡花鳥人物，刻畫如生，恒以不能吟詩為憾事，自謂愧不如女。生曾患咯血疾，生妻日夜茹齋，繡幢施佛殿，得愈。至是，疾又劇發，許繡觀音真像，親詣普陀山焚香懺悔；女願捨身佛前，剝臂肉和藥以進。生疾旋瘳。生妻繡事，幾閱一年告成，其巧殆奪鬼工。

是年生往金陵應秋試，兩女約共至普陀酬願，半途忽遭颶風，舟覆，兩女盡溺死。未得噩耗之前一夕，生於旅邸挑鐙獨坐，猝見兩女並立鐙下，向生檢衿言別，曰：「我兩人福分淺薄，不得永諧伉儷，長伴妾，今日已證水仙，夙緣盡矣。寸心未死，特來訣辭。自此一面，迴隔人天。君其善自保重，勿以妾為念！」生方欲俯援之起，倏然不見，鐙燄驟碧，毛髮盡戴。翌日而訃音至。生後入雁宕山，不知所終。